

凤凰山

人物

07

2020年4月24日

星期五

达州 达州5666666666666666

主 编：郝 良

编 辑：蔡 伟

战士诗人绿蕾

□林佐成



二十世纪上半叶，绿蕾无疑是开江最有影响的诗人。这个才华横溢，一生创作了大量诗篇的诗人，因为种种原因，晚境凄凉，以至于54岁，就撒手人寰。然而，他留下的诗歌，他为追求真理正义的执着，和那近乎迂腐却不泛童真率性的举动，有如寒夜的星辰，在熠熠夺目中，依旧闪着凄冷的光芒。

绿蕾，本名黄道礼，1923出生于开江县沙坝白马庙村一个较为殷实的农民家庭。家乡独有的山水，孕育了他特有的气质，这个聪颖的孩子，从小就表现出与众不同的敏锐与率真。他会在与同龄孩子的玩耍中，发现哪个孩子挨了妈妈的骂，哪个孩子受了哥哥姐姐的欺侮；他会为一朵花儿的笑纹，高兴得手舞足蹈，为一只踩死的蚂蚁，伤心得暗自哭泣。

尽管父母对儿子的多愁善感有些不开心，但孩子的聪明大胆，还是让他们暗自高兴，小小年纪，就将他送往私塾。私塾老师是一个老学究，特别喜欢古典诗词，他在教授完《四书》《五经》后，常教孩子们朗读古典诗词。绿蕾是一个具有浓郁诗人气质的孩子，唐诗宋词犹如一把钥匙，开启了他的智慧之门。他读得摇头晃脑，背得如痴如醉。小小年纪，他已经熟记了大量唐诗宋词，这为他以后的诗歌创作，产生了重要影响。绿蕾读了几年私塾，12岁时，被送往开江县立初级中学。三年后初中毕业，考入抗战中“内迁”万县的金陵大学附中高中部。

此时，日寇魔爪已伸进华夏大地，全国各地反击日寇侵略的运动风起云涌。社会的激剧变化，眼界的日益开阔，生活的丰富多彩，激荡着绿蕾那颗年轻的心。特别是1939年1月14日，发生于万县城的日寇大轰炸，就像一根导火线，点燃了他心中熊熊燃烧的怒火，引爆了他溢满于胸的诗情。就在大轰炸当晚，绿蕾奋然提笔，写下了《古城的巡礼》，控诉日本帝国主义惨绝人寰的罪行。此诗发表于《万州日报》后，绿蕾欣喜若狂，趁势又写下哀悼抗日烈士的诗作《勇士祭》，纪念鲁迅逝世四周年的诗作《伟大的射击手》，并开始使用“绿蕾”这一笔名。

1941年，绿蕾高中毕业，考入江津白沙大学先修班（预科）。就在这一年，年仅18岁的他，在罗涓主编的《嚶鸣》月刊上发表了堪称其早期代表作诗歌《青春》。他在诗中写到：

青春的镜子
照出了我的诗的日子
日子是诗呀
不能是散文！

娘，吃一口奶
我要乘上马走了
我要像年轻的吉卜西
走到哪儿算哪儿
我无法生根……

到天山去呵！
怕甚么积雪的寒冷
只要它白皑皑的雪闪着光亮
我会高呼——
中国的土地都应当这样洁白！

到科尔沁草原去呵！

怕什么遥远
只要在那儿每一步都可以醉饮绿色
我将迸放出不羁的调子——
明天，中国的屯垦员
会负着犁、锄、机具，国防用具，
向那儿流进……

诗人展开丰富的想象，从天山写到科尔沁，从国内写到国外，在广阔背景下，将浪漫情怀与现实斗争精神结合起来，表达了一颗年轻的心，对自由的渴望，对未来的信心。

此后，绿蕾在国统区开始了长达近8年的进步诗歌创作。其间，他曾与进步诗人组织过文学社团，创办、编辑、出版过进步刊物；翻译过众多外国名家的文艺论著与文艺通讯，并写下了数量不菲的诗歌理论文章。然而，更多的精力还是放在诗歌创作上。他用诗歌抒写对光明的渴望，鞭挞社会的黑暗，更用诗歌作为特殊武器，刺向他憎恶的一切。他创作的著名长诗《我有满腔爱恋》经冯雪峰亲自审阅，被老舍相中，刊发在他主编的当时全国最大的刊物《抗战文艺》；他创作的“街头诗”连续在《新华日报》上发表；他更多的诗作被《新民报》《中苏文化》《浪花》等报纸副刊及文学刊物刊用。到上个世纪50年代初，他将其诗歌编为5本诗集，即：《雾与信念》《花城以外》《燃烧的歌》《燃烧的召唤》《爱的煎熬》。对绿蕾诗歌有专门研究的三峡学院教授何休，在其编辑的《绿蕾诗歌品鉴》中，将其诗歌分为四辑。可惜，还有许多诗歌作品，因为种种原因，在生前被他付之一炬，这不能不是一个遗憾。

绿蕾是诗人，更是战士。自从写诗那一刻起，他就以笔为武器，向罪恶宣战。他的诗歌，一开始就充满战斗激情。从最初揭露日寇大轰炸罪行的《古城的巡礼》，到后来日渐成熟的《青春》《坟场》《春天从高原走来》……直至后来的“街头诗”，无一不斗志昂扬、激情澎湃，表达着对新生活的向往与追求。他在《被燃烧着》中写到：

我们是被燃烧着了
如燃烧的酒
燃烧的诗！

走呵，在这冷巷里
我们如醉酒的踉跄者
以嘲笑推进燃烧的歌……

唱呵，喧哗呵
撕碎丝边儿的帽子呵
拍响胸膛呵——
被子燃烧的人不能无声呵！

如果仅仅停留在用诗歌与敌人作斗争，绿蕾还算不得真正的战士。他用行动抒写诗人战士的传奇。

1946年，国民党出于政治需要，在“中政大”组织反苏大游行。绿蕾得知消息，决定把自己关在屋里，不去参加游行。反动当局见小有名气的诗人绿蕾迟迟在家里不出门，派人上门动员与威逼，绿蕾不为所动，他往床上一躺，做出一脸痛苦状，谎称自己病重。待说客一离开，他立刻梭下床，偷偷溜进那些与他交往频繁追求进步的学生寝室，动员他们不去参与。在绿蕾鼓动下，许多进步学生以各种借口推脱了反苏大游行。

1949年底，全国解放的隆隆炮声逼近开江，就在12月初，县长罗德才组建四川省反共自卫救国军第七师，并自任师长。一时间，开江反共势力嚣张跋扈，他们满以为借助这支队伍，可以苟延残喘。刚刚从外地回开江的绿蕾，见此情景，甚为气愤。他下定决心，要揭穿真相，打击他们的嚣张气焰，鼓舞群众斗志。就在回来不久的12月5日，他愤然提笔起草了《告开江人民书》。绿蕾在《告开江人民书》中，大声宣扬“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已经于10月1日宣告成

立，蒋家王朝及其匪帮在大陆已彻底覆灭，美帝国主义将从此滚蛋。”他还在檄文中号召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勇敢地行动起来，迎接人民解放军进城，迎接开江人民解放。

就在起草好《告开江人民书》当晚，他带着檄文悄然来到开江中学，找到老同学曾凡祚、曹庭琼夫妇，几个人偷偷找来油印机。于是，数百份《告开江人民书》，在他们笨拙的推拉下，油印成功了。12月8日深夜，绿蕾置个人安危于不顾，领着曾凡祚、曹庭琼夫妇等，冒着刺骨的寒气，带着散发着油墨香的《告开江人民书》，深入到黑灯瞎火的开江县城各主要路口，或张贴，或散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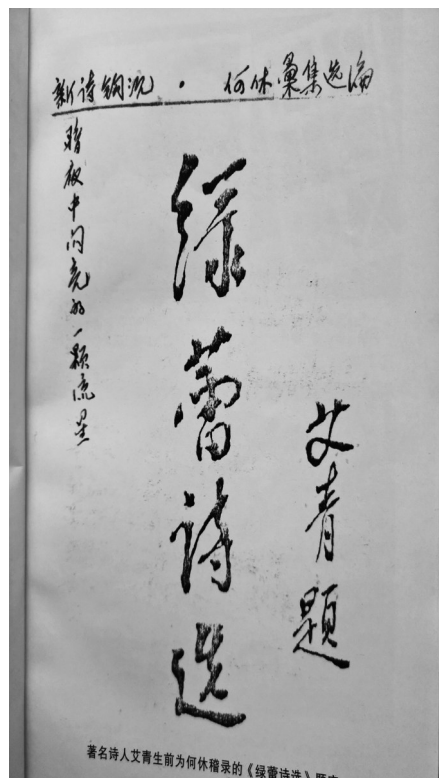
开江解放后，绿蕾先后被任命为民政科科长、建设科长等要职，后被调至开江中学，作了一名语文教员。

绿蕾有才华，课堂上他滔滔不绝，旁征博引，引来学生满堂喝彩。生活上却不拘小节，许多时候，他走进教室，也许衣服没拉伸展，也许衣领叠着皱着，学生们并不取笑他。常在他走下讲台靠近课桌时，某一个女生会偷偷在他背后伸出手，帮他拉拉。偶尔被他发现了，他回过头，孩子似的笑笑，并不羞愧。

绿蕾好读书，通常这一本书读上几十页，随意往地上某个地方一搁，又拿起另一本，他寝室的各个角落，摆放的都是各种打开未打开的书，他干脆懒得收拾，任它们乱七八糟。一般情况下，他总是拒绝同事、朋友进入寝室，除非万不得已。而学校总要周周深入到每个寝室检查卫生。因为这，绿蕾寝室的门墙上总会张贴上一张“不清洁”的公示牌。每每看到公示牌，绿蕾总是无奈地嘟嘟嘴，双手一摊，摇摇头。待检查人员一走，他迅速钻进寝室找出粉笔又快钻出来，他瞅瞅四下无人，便刷刷几下，在公示牌旁画出粗粗的线条，向左或向右一拐，然后标上箭头，将箭头指向另一老师的房间。不明底细的，还真以为箭头所指的那个房间不干净。然而，这一招并不管用，要不了多久，受害者总会挺身而出，要他“平反昭雪”。绿蕾心虚，不敢不从，他嗫嚅着、磨蹭着，找出烂布条，将线条箭头细细擦了。然而，他又心有不甘，待受害者一关门，眼瞅着四周无人，他将线条拉向另一个方向，将箭头指向另一个房间。

绿蕾课上得好，教育学生也很有方法。一次，他带领学生去五里桥参加劳动。正值10月小阳天气，农村里红苕正挖得欢。此刻，那些长在红苕地里的半夏，正结起了一颗颗白色小指头粗的果实。绿蕾挖了一会儿红苕，捡到几颗指头大的半夏，欣喜异常。他患有哮喘，早就从书上得知半夏能燥湿化痰。他搁下锄头，捏着半夏，闷声不响地来到水渠边，洗干净半夏，往嘴里一放，便嘬味嘬味嚼起来。殊不知，生半夏毒性很大，绿蕾刚把半夏吞咽进肚子，身子往后一仰，直挺挺地倒在地上，嘴里白沫直冒。那些正在割红苕藤、挖红苕的学生，见此情景，吓得不知所措，他们扔了手里的活计，围住老师，嘴里叽哩哇啦地喊叫、哭泣。在当地百姓帮助下，他们才将老师抬上一辆手扳车，将他送进县医院。三天后，绿蕾苏醒过来，他一睁眼看见来探望的学生，嘻嘻一笑，说：“我只知半夏能化痰祛淤，却没有注意到，要将它泡制了才可食用，不求甚解啊！你们可千万别学我！”同学们听了一愣，随即哄然大笑。

绿蕾终于没能熬过那段清苦岁月，1977年2月，个性倔强、才华横溢的诗人，在老家那间祖传的破旧土屋里黯然离世。



著名诗人艾青生前为何休辑录的《绿蕾诗选》题字